

2004 太阳鸟文学年选系列

中国最佳

王蒙 主编
王乾荣 选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杂文

2004 太阳鸟文学年选系列

中国最佳 杂 文

王 蒙 主编

王乾荣 选编

辽 宁 人 民 出 版 社

© 王乾荣 200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04 中国最佳杂文/王乾荣选编. -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5. 2

(太阳鸟文学年选系列/王蒙主编)

ISBN 7-205-05827-9

I. 2... II. 王... III. 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19587 号

出版发行: 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印 刷: 丹东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幅面尺寸: 146mm × 208mm

印 张: 16 3/8

字 数: 390 千字

印 数: 1 ~ 8,000

印刷时间: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出版时间: 2005 年 2 月第 1 版

责任编辑: 陶 然

封面设计: 杜 江

责任校对: 徐保盛 吕志贵

定 价: 26.00 元

销售热线: 024-23284300

23284296

太阳鸟文学年选系列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王 蒙

编 委 张中行 林 非 叶延滨

王得后 张东平 孙 郁

中篇小说卷 林建法

短篇小说卷 林建法

散文卷 王必胜 潘凯雄

随笔卷 潘凯雄 王必胜

杂文卷 王乾荣

诗歌卷 宗仁发

太阳鸟文学年选系列

七周年版

《2004 中国最佳散文》

《2004 中国最佳随笔》

《2004 中国最佳诗歌》

《2004 中国最佳杂文》

《2004 中国最佳中篇小说》

《2004 中国最佳短篇小说》

本丛书编委会从五大文学门类
汇聚文坛权威选家,广选、精编、集评。

及时发布上年度最有代表性的
原创作品。为读者提供极具研究与
保留价值、蕴涵文学精髓的优选本,
卷首序言更见功力。

自 1998 年至现在七年最佳选
本的发布,已使本丛书成为读者眼
中有别于其他选本的、极具特色的
民间选本。

本丛书将继续坚持“民间立场、
民间态度、民间选本”的编辑宗旨,
提供文坛名副其实的一流选本。

王乾荣

编余碎笔

免 重 复

编完全书，收到两份也是杂文年选的目录，又一阵忙乱，剔除重复篇章另加补缀，离出版社要求的交稿时间，已经不多了。

现在每年有三四个杂文选本，我是不愿意与别人重复的。由于“英雄所见略同”（人家是英雄，我不是，姑妄言之，一笑），我们难免有选重的稿件。所以除了一位选家不通信息，我即想法与另两位选家朋友作了沟通，凡他们选入的文章，我便不选。这也是对读者的负责。如果一位杂文爱好者兴致勃勃地买了好几个杂文选本，里边尽是相同文章，加上一个选本即便是完全不与他本重复，所选篇章，也难免有读者不喜欢的，人家嘴上不说，也可能会腹诽，觉得这些选文章的人，怎么有点儿愚弄读者的意思。如今书价颇高，作为一个心地善良之人，我也不愿意读者朋友花冤枉钱。

需要说明的是，虽说选家“所见略同”，而作者与好作品有限，但是个人之阅读范围和眼光，毕竟不大一样，所以我今年所选文章，其实很少与别人重复。

近 文 学

杂文前辈刘征先生在赐我的大函中说：“我很欣赏你的杂文主张。杂文是文学，不可与时评等同也。”我引刘老的话，

是不是有点儿借名人吹捧自己的私心？小的不敢这样造次，也不至于如此没心没肺。一根鸡毛，即使被名嘴吹了起来，仍是鸡毛啊。我也没有贬低时评本身的意思（梁启超的时评便是经典），相反本人很赞赏当下时评的繁荣。

刘征对我的鼓励，是针对我给他的一封信里的观点说的。我说：“我喜欢机智而不油滑，俏皮不失严谨，三分傻气、七分老到，‘于顺便中，则偶刺之’（鲁迅语），自轻松中透出严峻这样的杂文；不要板着面孔和大呼猛叫的。”这个看法，当然是肤浅的和不全面的，但它是所选稿的一个基本依据。鄙意是让所选杂文更加“文学化”（且生造一词）一些。尽管杂文与小说、诗歌有很大区别，它也不是狭义的散文，但是出版社却是把它们一起作为“文学年选系列”而推出的。就是说，这里的“杂文”是一种文学样式，即刘征先生所谓“不可与时评等同”者也。

而我选的杂文，就是“文学”了吗？小说家兼杂文家邓刚先生委婉地给我提意见说，去年选本的一些文章，还是“有点儿硬”，即有时评之嫌。我领会他的意思。我知道我没有完全按我的理念选文。其中原因，有的是我实在服膺某些文章的超群卓见，有的是某些文章的雄辩逻辑力量征服了我，有的是某些篇章虽然略输文采，却亲切感人，令我爱不释手……总之当此之时，我似乎将“文学”置之度外了。也罢啊，文学，不也是多姿多彩的吗？有的好时评同时也是好杂文，反之亦然，这两者似乎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界限。何况我并不苟同什么“纯文学”之说。如果杂文也算一棵文学之“树”，它毕竟是一株特殊的小乔木，而且似乎也没有入过“正宗文学”之林。其“软”，有软之灵；其“硬”，具硬之魂——软硬兼施，方为上品吧，管它在哪片林子里呢。

当然我很在意邓刚先生灼见，今年基本上把看起来纯属于巴巴的时评类文章，割爱了。

顺带闲话一句：尽管我在“杂文家”称谓之前加了一个“兼”字，我仍然不知道邓先生是不是愿意被如此称呼。据我所知，很有些作家是不屑于与“杂文家”为伍的，此亦可证杂文必须“文学化”，才能被人家瞧得起。不过我还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有一些作家颇擅长编故事，也即写小说，而让他们弄一则杂文类的玩意儿，他们也汗流浹背呢。我的意思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任何人的自我肥胖，都会显露滑稽相。而且我也少见专以“杂文家”安身立命之人，大家都是“兼职”嘛。

找灵魂

世之需要杂文，也许正在其“批判性”（这词人们常用，本人聊借一回，因为找不到新词）。别的文学样式，其内容不管表现或者风花雪月浪漫摩登，或者吹拉弹唱热闹非凡，或者自说自话自我陶醉，或者远离尘世羽化登仙……只要写得高妙不俗，均可被称为“美文”。我今年有机会在一个星期里一口气翻阅了一百多部优秀散文集，发现很有一些纯粹是写花草虫鱼、闲庭信步的。而杂文却绝对不能缺乏现实批判精神，这乃是它的灵魂。

为了说明这个“精神”，且容我掉一回书袋。走红的萨义德先生说过：“真正的知识分子在受到形而上的热情以及正义、真理的超然无私的感召时，叱责腐败，保卫弱者，反抗不完美的或压迫众人的权威，这才是他们的本色。”杂文家尤其应该是这类社会角色，其作品便有了活的灵魂。我看鄢烈山等先生的杂文，便每每想起萨义德这句名言。

只是，这个“灵魂”不能用“大字报”或“小字报”以为粗鄙“躯体”，或者以之来恶俗“包装”，也不能令它淡化在令人厌恶的说教里。它也许是“速朽”的，但它是有力的，同时也是高尚的、尊贵的和艺术的，因而也有鲁迅般不朽的。

总之，我十分尊敬将笔墨紧紧胶着于现实的杂文作家，十分看重选文的现实感和批判锋芒，并且始终努力把这一点体现在选本里。

“挫万物”

这是鲁迅的话。世事纷扰，则话题多多。杂文之“杂”，特别体现在题材上。我读《鲁迅全集》，看他的杂文，从重大政治思想斗争到犄角旮旯的生活细节，从民族复兴问题到少女照相之类，从文学艺术到自然科学，古今中外，天上地下……简直包罗万象，无所不涉。小标题所引鲁迅这句文绉绉的话，正好可用来形容他的杂文题材的广博。

可惜的是，如今杂文家的目光，还不是那样善于发现，作文便不能另辟蹊径。一件事情发生了，大家纷纷操觚上阵，七嘴八舌，唠叨不已，痛快淋漓，一通挞伐，却所见略同。高度“敏感”有之，独特开掘似无——我以为这已经成了杂文的一大弊端。

而杂文不是如鲁迅所喻，为“感应的神经”吗？当然是要“感应”的，但是纷纷攘攘一闹，连一些扶幽发微的精见，也很快湮灭于几乎千人一口的话语海洋了，总不是好事情（原谅我借用了一下“话语”这一“研究生语言”）。这方面本集收入的朱铁志文《写与不写，是个问题》，于我心有戚戚焉，可资参照。

那位说：“你这不也是重复？”我只好说，我这是“强调”。我以后不再说类似的话了。

鲁迅是一个博大的世界。他的视角维度和知识结构，我认为不是任何一位中国现当代杂文家所能比拟的。今天的杂文家集合起来当“一个鲁迅”，怎么样？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题材之广，其实早已经超过鲁迅了。鲁迅至少没有领略过网络

呀，“一国两制”呀(他只经了“国共两制”)，等等。我们可以写各自熟悉并且聊有研究的领域，而不贪广婪大，不做万能博士(或曰“万金油”)，因而“不和众嚣”(鲁迅语)，总可以办到吧。

我们读某些杂文家的集子，时觉其视野尚嫌窄浅(我可是与“标杆”鲁迅相比啊，所以算不上贬低众位作家)。我就想把经过我手的这个年选，弄成一个集众杂家之所长、所深，将大家的“发现才能”，聚合成一种大视野，而“挫万物于一册”(拟鲁迅语，“一册”也即“大家的笔端”)的本子。我知道由于我的阅读范围，以及主要是我的见识的限制，这集子离“万”尚远(万者，至多至甚也)，而遗珠之憾难免，诚望方家指谬并补遗。

不 媚 俗

当您看到本集目录里的“情侣”、“野男人”、“婚外情”、“女盛体”、“女人”、“狗娘”、“狗屁”，甚至“性欲”这样的字眼时，是不是觉得选文的这个家伙也在赶时髦，媚俗，用这些富有刺激性的或“低俗”的东西，来吸引读者眼球呢？的确，我选文章之时，并没有特别注意标题，编完拉出目录一看，连自己都吓了一跳。我企图把这些名词或词组改得“文雅”一些，但最终还是遵从了作者用语。翻出《鲁迅全集》，但见“女人”、“男人”、“少女”、“寡妇”、“女人的脚”、“狗”、“扯淡”这类词或词组，也在篇目里频频出现，我就更释然了。

而我选的这些文章，正是批判媚俗的。您只要读了文本，即可知我言之不虚。有些“俗词”，还真没有更好的雅词来代替，或者，一替代便没有那个特殊韵味了。比如邵燕祥先生所谓“狗屁文章”，堪称入木三分，如果事先征得燕祥老师同

意，我倒颇愿意拿他的这篇妙文做这个选本的代序。别看小小一则幽默短文，那可是套话连篇的高头讲章所能比的吗？此即鲁迅所谓“好做短文，好用反语”之典范也。咱们杂文作家，或多写“狗屁文章”吧？而即使“狗屁文章”，也胜却“马屁文章”（比如目下坊间流传的一种据说是“赋”的歌功颂德怪文）多多呀。您说，邵文换一个什么雅词才恰切呢？

实际上“雅人”是无须避讳“俗词”、“俗语”，或者被曲解为“俗”的词和话的。胡适先生当年《文学改良刍议》里的“八曰”，即是“不避俗字俗语”——当然他指的和我这里说的略有所别。咱们和那些宣扬“下半身写作”之士骨子里划清界线就行啦。您瞧他们的“下半身”一词，倒是嗫嗫嚅嚅、忸忸怩怩、犹抱琵琶，颇有装“雅”之嫌疑呐。

词汇的运用，尚在其次，我选文当然主要视其总的精神倾向，即不媚时俗，不哈权贵，为时代和人民写作；如果没有石破天惊、力透纸背、撼人魂魄的作品，则宁要“狗屁俗文”而不取“马屁佳作”。有时候，我甚至可以容忍率性而有益无害的文字游戏，却绝对厌恶假扮正经、实则龌龊的劳什子。

重 个 性

我这里指的主要是语言特点。杂文家的表达，或清俊优雅，或棱角粗放，或含蓄从容，或激情四溢，或质朴，或华丽，只要发出的是心声，体现了个性，我都欣赏。我不喜欢那种装腔作势、矫揉造作的文风。

说到语言风格，有人总批评伍立杨的“文白夹杂”，我倒认为这没有什么不好，情之所至，“之乎者也”一番，或许正是他的一个特色。其实大家即使在生活中，也免不了“文白夹杂”。北京景山公园里有一个“少年之家”。“之”就是一个典型的文言虚词。您是不会说“文言”的，但是您能说“我带

我的孩子去‘少年的家’玩儿”吗？

与立杨先生相映成趣的是，作为严谨学者的王景山教授，和在浮华商场上厮混的大老板杨学武先生的杂文文风，则都是朴实无华的和口语化的。

梁衡先生不是写那种政治文化大散文的大作家吗？选入本集的《碑不自立 名由人传》，却是一篇亦文亦白，甚至间或“对仗”一番，而行文通晓畅达，不见冷僻之词，态度亲切自然，立意高远深邃的独具匠心的杂文。

就说我这个《编余碎笔》，属于点滴思考，本人就想写得随意一些，而无意正襟危坐地把它弄成一篇博士论文似的。当然拙文不是杂文，更谈不上个性，但是我喜欢别人杂文的鲜明个性。

谁也不能规定一个人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说话作文，问题在于谐调，“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也须看您说话作文给谁听、给谁看了。您当然不会对您的儿子说：“宝贝儿，汝看这天已夜幕四合矣，麻利就寝吧。”而你在一座供普通大众参观游览的当今公共建筑之上，用古里古怪的骈文写下晦涩难懂的所谓“赋”，难道是给扬雄、许慎或章太炎看的吗？总之要“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鲁迅语），这才是根本。

顺便声明一下：对于诸位杂文家的大作，我当然有特别喜欢的、很喜欢的或不大喜欢的，这在我个人来说难免；但是我在选本里绝对没有“排座次”的意思，我也没有这个本事和资格，即便我在编者的话里提到某位作者，那是我作文顺手举的例子，远不是对其人其作的全面评价。有位先生问我，去年的选本为什么将某某人名字放在最后“压轴”云云，似乎我把这位作者当成了“大腕儿”，在“座位”上给予了特别优待，真是阴错阳差了。其一，倒数第二才是“压轴”，而倒数第一为“大轴”；其二，我的排名是以汉语拼音为序的，各位拼一拼

2004

中国最佳杂文

便知。难道我也硬要像某些摩登评论家那样，在区区一则短文里，不自量力地塑造一个年度“杂文先生”或年度“杂文女士”吗？

牧惠先生是一位颇具文史功底的学者型杂文大家，不幸于今年夏天猝然长逝，噩耗传来，不胜悲痛。这里选了先生一篇文章，还有伍立杨的《牧惠和阅微草堂》一文，兼表怀念之情。

2004. 11. 14

目 录

序 编余碎笔	王乾荣
阿 敏 把小泽征尔还给日本	(1)
艾 军 让农民“自然富”	(4)
安立志 “控制过去”	(6)
毕淑敏 轻裘缓带	(9)
延长中年	(11)
布 丁 规则扭曲与“道德泛滥”	(14)
曹 林 丁肇中教授用中文发言了	(18)
陈 仓 十问“包青天”	(20)
陈 章 专家种种	(23)
陈长林 小偷向警察求助	(26)
陈鲁民 也说“蛙泳”和“狗刨”	(29)
东鳞西爪	(31)
陈四益 什么都要	(34)
笑话	(36)
邓 刚 忧愁与忧郁	(38)
心灵钙化	(40)
狄 马 孔雀的性欲问题	(44)
喝水的权利	(46)
丁 林 里根葬礼观后	(49)
丁国强 不一样的天赋	(52)
冯骥才 一个可能的文化灾难	(55)
冯日乾 熊奶奶细说成名史	(57)
符 号 难能的离朱	(60)

	“意义”翻飞	(62)
高 为	作文三忌	(65)
高红十	谁为福布斯中国名人榜偷笑	(69)
	慎动杨树	(70)
高新民	“无赖原则”有道理	(72)
古清生	中国人特别擅长干大事	(74)
瓜 田	“花果”和“枝叶”	(76)
郭庆晨	领导者的“非正式场合”	(79)
	“一手提拔起来的”	(81)
郭兴文	阿 Q 飞黄腾达以后	(84)
韩 雪	变味的冰淇淋	(87)
何 兵	当野男人莅临家门	(89)
何满子	杂文不景气两题	(92)
胡学常	探究传统政治文化的“原型”	(95)
黄 波	鄙俗化的过程	(99)
	另类“行为艺术家”	(102)
黄鸣鹤	“五月花号”所承载的	(104)
黄一龙	太监眼光和心态	(107)
吉 力	知我者谓我心忧	(109)
蹇庐氏	“干爸”和“干妈”	(112)
江晓原	学者少开会 学术繁荣矣	(115)
蒋元明	生活秘书花袭人	(118)
	警察腰围二尺七	(120)
蒋子龙	狗娘	(123)
焦 加	论穷车应该避富车	(127)
	身价与市场	(129)
焦国标	动物福利 国人急需的一场新启蒙	(132)
金陵客	我看“校园情侣节”	(138)
孔 曦	尊严是自己赢得的	(141)

	遗憾·····	(143)
黎 明	警惕“全网服从地方”·····	(145)
	免费教育非不能也·····	(147)
李 方	安得鲁蝴蝶·····	(149)
李红军	“风水干部”的提拔·····	(152)
李洁非	孤独的鲁迅·····	(154)
李锦全	无“4”要“8”是传统吗·····	(157)
李敬泽	办公室里的屈原·····	(161)
梁 衡	碑不自立 名由人传·····	(163)
刘 齐	引文·····	(165)
刘 征	“另类”八景·····	(168)
	警笛二赞·····	(172)
刘荣升	忽然想到·····	(175)
刘绍楹	“伪市场”·····	(178)
刘西望	人物虽小，常有可观者焉·····	(180)
刘兴雨	仇智心理·····	(182)
	林肯死因别解·····	(184)
刘运辉	嫉妒5号·····	(187)
流沙河	“最佳创作方法”·····	(189)
柳 萌	老干局是干什么的·····	(191)
	百姓的钱·····	(193)
卢 锋	“北大文凭”为何较便宜·····	(196)
卢周来	为什么不愿从头来·····	(200)
陆士华	他有多少钱·····	(203)
毛志成	灯下戏墨·····	(205)
	“逃避”杂论·····	(211)
梅桑榆	贿托儿·····	(216)
孟 波	坚守人的价值·····	(219)
牟丕志	狗的哲学·····	(222)

牧 惠	怎样建设文化大省·····	(225)
潘多拉	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	(227)
	鬼都不信“用中文说英语”·····	(230)
	批评的底线·····	(233)
彭 俐	从容最美·····	(237)
启 功	我从来没姓过爱新觉罗·····	(239)
钱 跃	我的儿子钱可陈·····	(244)
	阮次山的“爱国”开讲太勉强·····	(245)
秋 风	审判员，还是法官·····	(247)
阮 直	绅士个屁·····	(250)
	虚构阿房宫·····	(252)
商子雍	商子曰·····	(254)
	挺来挺去·····	(258)
邵燕祥	狗屁文章·····	(261)
	“称兄道弟”前后·····	(262)
	办给领导看有什么不好·····	(266)
	通吗？不通·····	(268)
沈 树	诺贝尔奖与封神榜·····	(272)
盛大林	不“唯文凭”唯什么·····	(276)
	“鬼心不古”，还是“人心不古”·····	(277)
舒 展	婚外情——麻烦·····	(280)
司马心	从缠足到整容·····	(284)
	带血的“戏说”·····	(286)
宋志坚	“天下”乱弹·····	(288)
苏 炜	“一个不小心”·····	(291)
苏中杰	王幸福的“幸福”举报·····	(294)
	说强大·····	(296)
孙振军	歌曲的失度诗化·····	(298)
滕朝阳	“女体盛”是人还是物·····	(302)